

电影文学剧本

红旗谱

(根据梁斌同名小说改编)

胡 苏 凌子风 编 剧
海 默 吴 坚

35.7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内 容 说 明

电影剧本《红旗谱》是根据梁斌的同名小说改编的。剧本描写北伐战争前后，在滹沱河畔锁井镇，以朱老忠为首的农民们向封建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的生动故事。

在恶霸地主冯兰池的欺压下，朱老忠的父亲和姐姐先后含冤死去。朱老忠逃亡东北。二十五年后归来，继续遭到冯兰池百般欺压。老忠等人在党的教育领导下，提高了觉悟，坚定了必胜信心，终于在反割头税的斗争中，斗倒了冯兰池，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，并准备迎接新的战斗。

剧本体现了原著的表现风格和浓厚的乡土气息，在朱老忠等人身上闪烁着古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鲜明特征，予人以强烈的印象。

红 旗 谱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2 $\frac{1}{2}$ 插页：2 字数：47,000

1980年 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2,3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34

定价：0.25元

序

一

滹沱河，河水翻腾咆哮着流向远方。

迭印字幕：

一九〇一年

老树枯林，迎着飒飒秋风。

一只庞大的古钟坐落在千里堤上的老树旁。钟上挂满绿色的釉斑，隐隐可以看出“大禹治水”的花纹。

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虎子、志和紧依在钟边下着棋，但不时抬眼专注地望着千里堤的那一方，显然他们的心不在棋上。

一个普通的农家院中。

朱老巩挽辫裸臂，猛力地磨着一口铡刀。

严老祥蹲在旁边，吸着旱烟，以息事宁人的语气劝说着：“老巩兄弟！为了那口钟，跟冯兰池豁命，犯得上

吗？这可不是头两年闹义和团，打洋鬼子。咱惹不起……别惹吧。”

朱老巩愤愤地说：“冯兰池横行霸道，他想砸钟灭口，存心想霸占河神庙前四十八村的公产，我不能不管！”继而又说：“大哥，咱们朱、严两家可是几代的世交了，说别的，我听你的；这个，我拿定主意了。冯兰池再厉害，就是火坑，我也跳了！”

严老祥被这番话所激，也下了决心：“好兄弟！你要这么说，我也不能看着你一个人为大家去跳火坑。”

古钟旁，正在下棋的虎子、志和突然惊起，虎子急忙绕到钟后向千里堤上了望。

虎子：“志和，你看！”

志和顺着虎子手指方向望去。

远处，地主冯兰池率领一伙人直奔堤上而来。

虎子：“志和，快给我爹报信去。”

志和应声跑去。

虎子转身紧贴着古钟，像一个卫士，怒视着奔来的那一伙人。

朱老巩正在聚精会神地磨刀，铡刀在磨石上沙沙作响。

虎子姐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姑娘，神情忧郁地从屋里端出两碗粥走向老巩、老祥。

虎子姐：“爹，大伯，喝碗粥吧。”

老巩粗声回答：“不喝！”

老祥：“我也喝不下，姑娘，端回去吧。”

志和从院墙外急急奔来叫道：

“老巩大伯，砸钟的来啦！”

老巩一听猛抬身吼道：“好哇！有我朱老巩一口气，冯兰池他就别想砸这口钟！”说着提起铡刀迎向志和，“虎子呢？”

志和：“看着钟哪！”

老巩说声：“走！”大步急急走去。

志和叫声：“爹！”也随着跑去。

老祥、虎子姐紧随着走去。

四十八村的群众正涌向河神庙前。

一个一个的农民现出激怒的脸色。

两铜匠有些畏惧了，扶锤后退。

众人闪开，被家丁前呼后拥着的地主冯兰池手托画眉笼子走上庙台。冯兰池喊：“给我开锤！”

铜匠们应声脱衣，抡起大锤。

“住手！”喊声中，朱老巩提铡刀奔来。

铜匠们大锤举至半空惊住，停下。

冯兰池、李德才转头惊望。

“谁敢砸钟！”朱老巩喊着直奔上堤。

“怎么？朱老巩，我砸钟卖铜顶公款。你要是不让，

那你把全村欠下的赋税银子都给拿出来！”冯兰池说完伸手逼向朱老巩。

朱老巩就势一把抓住冯兰池喝道：“姓冯的，你来看！”说着将冯兰池拉到古钟前，指着钟上的铭文，“这上面明明刻着……”

钟上的铭文宛然可识。

朱老巩念道：“……明朝嘉靖年间，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，为修桥补堤，集资购地四十八亩，恐日后无凭，铸钟为证。”

朱老巩念毕，一个虎步窜上钟台问冯兰池：“哼！你想一人专权，出卖古钟！”说完松手一推，冯兰池踉踉跄跄退出去好远。

冯兰池无赖地：“朱老巩，这铜钟是锁井镇上的庙产，我有红契在手……”

李德才赶紧凑过来，掏出契纸递上。

冯兰池将契纸揭开，仰头叫道：“你敢造反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！”

朱老巩一个箭步跳下钟台，伸手夺过契纸走到乡亲们面前，高声地：“乡亲们！”

众乡亲顿时鸦雀无声。

朱老巩：“谁不知道这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地是咱们四十八村的公产？冯兰池凭仗他当了乡长，一手遮天，想把这公产变成他的私产了！”

一乡亲高声应道：“变不了哇！”

又一乡亲叫道：“那张红契是冯兰池假造的！”

严老祥振臂高呼：“扯了！”

乡亲们齐声应和：“对！扯了，扯了！”

朱老巩嚓嚓几下撕碎契纸扔到冯兰池面前。

冯兰池恼羞成怒地：“朱老巩，你敢造反，你还有大清的王法没有？”又转身向铜匠们嚎叫道：“天塌了有我冯兰池顶着！谁敢不让砸钟！给我砸！”

朱老巩抢上几步跃上钟台，忽地将铡刀举过胸前吼道：“谁敢砸钟！冲我这口铡刀说话！”

虎子跳上钟台，挡在朱老巩身前大声地：“谁敢砸钟！我跟他拚了！”

严老祥紧跟着跳上去：“虎子！我看他们谁敢！”

乡亲们个个义愤填膺，冯兰池一伙狼狈不堪。

忽听得冯家跑脚刘二卯的声音：“老尚爷爷到！——”

一位身穿长袍马褂，手持念珠，道貌岸然的老者径直穿过众乡亲走到钟台前。

冯兰池上前屈膝请安。

严老尚环视一下，走近朱老巩。

严老尚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青天白日的在这儿耍把式啊？招来了这么多人也不怕人笑话！”

朱老巩：“冯兰池要霸占河堤四十八亩公产，还要砸钟灭口，我替大伙抱不平！”

严老尚：“我就不信冯兰池敢把这口钟砸了！兰池，把你的人都给我带走。”

冯兰池假意听从。

冯兰池：“是！”随又向手下人挥手，“听老尚爷的话。”

冯兰池带着一伙人在乡亲们的目光监视下退走。

乡亲们也逐渐散去。

严老尚转向朱老巩：“嗨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犯得上动铡刀。拿来！”严老尚拿过铡刀交给手下。又劝解地：“走，咱们爷俩喝两盅去，有什么事再慢慢商量。”

说完拉着朱老巩走下长堤。

冯兰池、李德才等尚未走远，回头见朱老巩已随严老尚走开，乡亲们也已散去，冯兰池回转身来挥手低促地：“动手！快去！”

李德才帮腔催促，刘二卯等提锤奔向古钟。

铜锤相继砸在古钟上。

朱老巩闻声站住，怒目对严老尚：“好呀，原来你们是调虎离山！”说着一把推开严老尚。

严老尚被推倒在地。

朱老巩急步奔向古钟，众人紧跟着。

铜锤下，古钟已片片裂散。

李德才慌忙走近冯兰池：“东家，咱们快走吧！”

冯兰池挥手叫声：“走！”

刘二卯等簇拥着冯兰池沿堤扬长而去。

朱老巩、严老祥等追上堤坡来，望着冯兰池等逃走的方向，朱老巩厉声喊道：“哪儿跑！”

众人随着朱老巩直奔过去。

突然，朱老巩身体一晃，众人惊住。

朱老巩双脚颤抖，一口鲜血顺嘴角流下。老巩摇晃倒下。

严老祥、虎子姐忙上前扶住。

严老祥：“老巩兄弟！”

虎子姐：“爹！……”

二

朱老巩家里。

严老祥父子、虎子姐弟围着垂危的朱老巩。

朱老巩挣扎着对虎子姐弟说：“……记住，久后一日，只要有一口气，就要替爹报仇！”

丧幡在秋风中飒飒飞转。

虎子姐弟穿戴着重孝跪在朱老巩新坟前。

严老祥父子和众乡亲们在坟前垂首而立。

虎子慢慢抬起头来，泪眼中显出刻骨的仇恨。

深夜，冯家正厅大门口。

刘二卯轻轻敲着门。

大门半开，露出了冯兰池阴沉的脸。

刘二卯卑下地叫声：“东家！”

冯兰池递过一把匕首凶狠地：“斩草除根！要心灵手快！”

刘二卯接过匕首，应了声：“是！”用手试着锋刃。

朱老巩家。

微弱的倒头灯映着墙上朱老巩的灵牌。炕边放着老巩的荷花裕裤。

炕上，虎子姐弟酣睡着。

砸门声，虎子姐惊醒。

薄门板被推得嘎嘎作响，夹杂着刘二卯的叫声：“开门！开门！”

虎子姐惊叫：“虎子，快！”

虎子姐弟翻身而起，退到桌边。虎子顺手抄起一把斧子。

门被踢开，一个抹着锅灰脸的人探身而入。

虎子搂头一斧，斧子“咔嚓”一声剁在门板上。

黑脸汉吓得连忙一闪，举刀向虎子姐弟扑去。

虎子姐见势连忙迎上，转头急喊：

“虎子，快跑！”

虎子应声夺门而出。

黑脸汉叫声：“哪儿跑！”窜出门外紧追。

虎子姐刚冲到门口，刘二卯突然闪进来挡住了去路。

虎子姐一惊，倒退进屋，刘二卯步步逼近。

刘二卯突然向前，拦腰抱住虎子姐。

虎子姐奋力挣脱，退到桌边，刘二卯兽性的眼紧盯着。

刘二卯猛冲过去，桌翻灯倒，只听得虎子姐凄厉地叫：“救命啊！……”

三

千里堤。

严老祥夫妇、志和等伴送着虎子姐弟走到堤边。

老祥奶奶抚摸着虎子：“虎子，不管走到什么地方，可记住带个信呀！常话说，儿行千里母担忧啊。你爹妈死了，还有我挂着你啊！”

虎子失声地叫了声：“大娘！”一下子扑进老祥奶奶的怀里。

严志和激动地：“走几年你可要回来啊！”

虎子抬头答应着。

严老祥看了看天色：“天大亮了，走吧！”帮虎子背上褡裢又叮嘱：“孩子，挑往北的道走，记住你大娘的话，你们朱家可就是你这么一根苗啦！走吧！”

虎子应声转身走开。

虎子姐一见，心碎地喊着：“兄弟！——”冲了过去。

严老祥忙上前叫住：“闺女！——”

老祥奶奶拉住严老祥：“让她去吧！让他那可怜的姐姐送他几步吧！”

虎子姐弟并肩走着。

虎子停下来：“姐姐，别送了。”

虎子姐哽咽地看着虎子：“虎子，走吧！哪儿的黄土不生芽！记住，虎子……爹的仇！……”

虎子喊声：“姐姐！”扑到姐姐身上，姐弟抱头痛哭。

虎子泣不成声地：“姐姐，……逢年过节，别忘了给爹坟上添把土！”

虎子姐忍住悲泣：“嗯，……走吧！虎子。”

虎子转身向远方走去。

虎子姐失神地凝望着。

虎子茫然地走着。

虎子姐孤零零地停立在堤上。

虎子渐渐走远。

虎子姐惨叫一声：“爹！”一下子扑倒在地。她慢慢抬起身，两眼恐怖地瞪着……。

滹沱河的急流撞击着堤岸。

第一章

四

保定车站前。广场上摊贩林立，一片热闹景象。

迭印字幕：

二十五年后，一九二五年

汽笛狂鸣，一列火车急驰。

车厢内。

一个四十来岁的粗壮汉子凭窗而望，他在沉思着。

这个粗壮汉子不是别人，正是虎子。现在他的大名叫朱老忠，二十五年过去了，他已经四十来岁，恰似父亲当年模样，只是头上戴着东北那种狗皮护耳帽。从他脸上，依然可以看出刚强正直、慷慨仗义、烈火一般的性格。现在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回来了。

车轮飞转。

朱老忠站起来收拾行囊。

火车逐渐减低速度，开进车站。

广场上人们正围住一个大鼓摊听唱。

一个穿着粉红长衫的女艺人正在有声有色地唱着《朱老巩大闹柳树林》。

朱老忠已带领妻儿下了火车，边走边指着站外对大儿子大贵说：“往那边走就是咱们的家。”

大贵：“多热闹。”

朱老忠指着一个老人手中拿着的东西说：“这是保定有名的铁球。”

朱老忠一家走到收票口，收票人问：“票！”朱老忠：“四个！”说完领着妻儿出站。

站外小食摊前。

一笼包子正在散发着热气。

朱老忠：“来，吃几个包子。多少钱一个？”

卖包子的：“一大文一个。”

朱老忠掏钱：“来六个。”随即把包子递给妻子和孩子们：“吃吧！”

大鼓摊上，女艺人继续唱着：“朱老巩举刀护钟……”
琴师熟练地拨动着琴弦。

曲声传来，朱老忠凝神静听，转头对大贵：“唱你们爷爷的事。”

茶摊上。

严志和正在喝茶。曲声传来，他抬头倾听。严志和和

朱老忠年龄相仿，看见他，就想起朱老巩生前知己，那个忠厚老实的农民严老祥。

朱老忠一家走近茶摊。

茶贩叫卖着：“大碗茶！”

朱老忠停下：“掌柜的，来两碗茶。”

茶贩：“好嘞，您请坐。”

严志和已喝完茶，起身让座道：“来，这儿坐……”

朱老忠：“您坐……”

“我喝完了。”严志和打量了朱老忠一眼又问，“你们打哪儿来？”

朱老忠没有细看对方，随口答应：“关东。”

严志和关切地问：“跟你们打听打听，关东好混吗？”

朱老忠：“唉！这年头到处兵荒马乱的，还是本乡本土的热乎。”

严志和道声再见转身走去。

朱老忠若有所思地起身望去，严志和已背着褡裢挤入人群中，褡裢上赫然四个大字：“锁井镇严”。朱老忠看清后连忙追去。

朱老忠挤进人群，一把拖住严志和：“喂，你姓严？”

严志和回头：“是啊！”

朱老忠激动地：“你认识我不？”

严志和困惑地看着他。

朱老忠亲热地摇撼着严志和叫：“志和！——”

严志和似乎突然想起，喜出望外地：“你是虎子哥吗？”

朱老忠：“是我！”说完挽着志和挤出人群，走到一辆马车旁。

严志和：“二十多年，二十多年哩！连个音信都没有？”

朱老忠：“咳！二十五年，二十五年啊！我在外边，今天上山挖药，明天下河打鱼，不是打短工，就是扛长活，哪有个准地方。可我一想到咱们家乡，我的心也是一剜一剜地疼啊！”

稍停，朱老忠问：“噯！冯兰池还在？”

严志和：“在！活得结实着哩！”

朱老忠：“他活着就好。我朱老忠和他有算不清的帐。让他等着瞧吧。出水才看两腿泥呢！”

这时，朱老忠突然想起：“兄弟，你这是要上哪去？”

严志和：“我去闯关东。”

朱老忠：“闯关东？你也要闯关东！为什么？”

严志和默然不语。

朱老忠：“咳！你说呀！”

严志和叹了口气。

朱老忠：“你看你，还是小时候脾气，一锥子扎不出血来。到底为什么？”

严志和：“咳，甬提了，你看咱还能活吗？”

朱老忠一惊，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车站值勤摇动开车铃，催促旅客上车。

严志和转身要走，朱老忠一把拉住。

严志和犹豫地：“大哥，我……”

朱老忠：“干什么？不走。跟我回去！”说完不由分说，搀着志和走去。

五

大路上，一挂大车，车上坐着朱老忠全家和严志和。

严志和：“老霸道还是无事生非，动不动就找咱穷户人的碴，欺侮咱，天下都是人家的。”

朱老忠：“怕他干什么？我回来就是要瞧着他，等着他。一辈子的仇十辈子忘不了，看他有多大能耐。”

严志和：“我的大哥呀！咱干得过人家吗？”

朱老忠：“我朱老忠不行，还有我儿子，孙子。——
噯！我那老姐姐呢？她还过得好吧？”

严志和：“唉！早没啦！”

朱老忠“啊”的一声惊住。

严志和：“就在你走的那一天，她就跳了河了。你家那二亩地，也叫老狗给霸占了。”

朱老忠陷入愤怒的沉思中。

车上的人都默然无语。

大车已接近冯家大门。